

千年学府探文明 走读湖湘书院



【简介】

菴湖书院建于清道光四年(1824年),位于岳阳陆城菴湖之滨,占地4000平方米。光绪二十八年(1902年)改为小学堂。辛亥革命后改为高小、公学、中学等。1938年11月,校舍被日寇焚毁。2016年,临湘市在白云湖畔复建。书院文脉生生不息,绵延至今,为现岳阳市云溪区陆城中学和临湘市一中两校所承继。



陆成中学内的陆逊雕塑。

作者供图

拂去纤尘的菴湖之光



菴湖书院大门。

通讯员 摄

张逸云

一

万物灵性隐匿的冬日,我站在天地相接的菴湖岸边。湖面开阔,静如卧镜。透过细密动荡的波纹,竟然发现了菴草的影子。

显然,这是上个季节残留下来的。细碎的叶面,一片紫青,偶尔泛出的褐红,在柔柔的水光中若隐若现。

菴菜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,被称作蔬菜群落的“含锌之王”,在古代一直深受贵族雅士的青睐。宋嘉祐帝私临菴湖,在皓月当空之夜食菴菜,欣然提笔,写下“菴湖夜月”四字。

湖水轻柔摇晃,菴草随波而动,静观眼前之物生命形态,我忽而有种穿越飘忽之感,脑海中那段记忆“满血复活”起来,以至从水边残损的墙垛寻觅菴湖书影子。

斑驳的痕迹,昭示已成过往的时光厚重而深远。我意识到自己正行走在湖湘辽阔的大地,追寻一个逝去久远的梦境,眼眸中跳动两百年前的图景:波光潋滟的菴湖岸边书香飘逸,群贤毕至,车水马龙,商贾云集。

这就是书香绵绵的陆城菴湖书院。

陆城拥有千年历史,北宋淳化五年(994)已成县治,两年后改称临湘县。陆城人历来就有兴办学、敬教劝学的传统。明万历六年(1578),兴办人文书院;康熙四年(1665),创办湘渭书院。人文学院生不逢时,扛不住岁月消损,遭人毁坏倒塌无存。湘渭书院命运坎坷,沉浮不定。嘉庆十年(1805),校舍被夷为平地。到了清道光四年(1824),在陆城学宫岭,一座崭新的书院,屹立在风景如画的菴湖岸边,取名菴湖书院。

书院设讲堂、斋房、客房40余间。崇尚儒术,教化于民。时任临湘知县徐凤畴主持建成。

《菴湖书院志略》记载:徐凤畴,字睢南,号萝萍,安徽青阳人氏。乾隆五十四年(1789)科举考试,选拔文行兼优的生员,他被贡入京师,历官贵州和湖南,初阶职在七品以下。

道光三年(1823)冬天,湘北水寒风冷,白雪皑皑。在仕途历练五年的徐凤畴,以同知衔正五品改任临湘知县。站在万里大江岸边,望着一川逝水向东流去,踌躇满志的新知县浑身热血,如江水奔涌翻滚。

这位胸怀韬略、勤政务实的“父母官”,深谙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道理,到任后立马着手创建书院。

当时,县衙财力微薄,他首倡捐俸,发动乡绅和富户捐资助学。书院于1824年3月破土动工,夏季竣工,开门招生。

菴湖书院方位、规模和布局,《临湘县志》均有详细记述:菴湖书院处学宫岭外半池西北,前立照墙,墙辟二门,左曰起风,右曰腾蛟。相距七丈许为大门。上有楼,左右房各一间,为斋夫启闭之所。由门至庭相距四丈许。庭横三丈,纵三丈。又进为大堂,堂横三丈,纵三丈五尺。由堂后左右门人相距五尺为讲堂,

共五间。讲堂后为斋房,五间。大堂前东西序各辟一门,门内各置一客厅。折而南北各十七间,皆斋房。

书院创建之初,制定了严格细致的管理规章,聘请名师执教,精选教材和教法等。湖湘名士吴骥曾在此传道授业释疑解惑,然后再到岳州金鹗书院、湖北通城青阳书院、衡阳石鼓书院、衡山研经书院、长沙岳麓书院、湖南高等师范以及南京三江高等师范、湖南优级师范等处讲学,可见,菴湖书院在当时书院界的地位,已经非同一般了。

书院教材多以“四书”“五经”“八股文”“五言八韵诗”为内容。教学采用集体讲授制,辅以个人钻研,互相讨论。在抓紧文化课学习的同时,注重以“忠君”“尊孔”为中心的思想教育。从心性修养、学习目的、公私关系、社交往来等方面,对生徒提出了具体要求。书院承担课授生童,培育科举后备之责,为县内最高学府。

徐凤畴远见卓识,功在千秋。后任知县刘德熙发扬光大,扩建书院,菴湖书院声名远播,享誉大江南北。

刘德熙,字穆士,清乾隆五十一年(1786)生于江西省赣州府长宁县(今寻乌县)。道光二十三年(1843)担任临湘知县。

他上任之初,四处走访,体察民意,决定扩建菴湖书院,满足更多平民子弟求学愿望。为支持办学,刘德熙不但捐出自己俸禄,还多方筹集资金,增加教室、舍馆、藏书馆等。聘请邑内外知名学士到书院主讲,每月亲自给生员授课一次,评点学生文艺。

刘德熙厚德廉明,劳苦功高,其品德与业绩,令后世顶礼膜拜。

时光荏苒,风雨沧桑,至光绪二十年(1902),历时78年之久的菴湖书院关门停办,不能不说是件憾事。

可是,书院造就了大批社会栋梁之材,在千年湖湘书院历史上,留下不可磨灭的一笔。

然而,菴湖书院遭遇了一段极其痛苦的历史。每当我驻足长江岸边,目光掠过江心翻飞的波浪,眼前变得迷离、空洞,耳旁响起惊天动地的枪炮声和哭喊之声。

1938年11月,武汉沦陷。1938年11月8日下午,日军分水、陆、空三路向陆城发动疯狂攻击。日寇11军第六师团今村支队,从长江对岸的洪湖,乘汽艇溯江而上,侵入陆城。

侵略者泯灭人性,践踏文明,将声名显赫的菴湖书院及旧县衙署,考棚、文庙、乾元宫、刘太祠、三闾大夫祠等30多座著名古建筑尽数焚毁,数十人死于日寇枪口和刺刀之下。

日寇施暴,书院被毁,激起了陆城儿女及广大菴湖书院生员切齿之恨。他们不畏强暴,自发组织起地方武装,用鲜血和生命高举救亡图存大旗,凭借山陵江湖河汉得天独厚优势痛击日寇,浓墨重彩地写下了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不朽篇章。

迎着湿漉漉的水汽,一路走过菴湖,步履轻盈。太阳当空的时候,我来到了陆城老街,看到石缝中长出绿草的古城墙,还有随处可见的柱座石墩、历经风霜的飞檐翘角。

街上零零落落铺着断石,路边散落不同形状的小物件,偶尔见着新楼房门口残损的石件,提示着这儿曾经的繁荣。战争的野蛮,忤逆人性,撕碎无数血肉之躯,把繁华一并摧毁。

折身转向东南,沿着不宽的水泥路朝东而行,一条宽阔平坦的柏油马路横穿过来,两旁时尚的高楼鳞次栉比。走在车流如潮的大街上,感受到现代生活脉搏的跳动。时光如同不远处的长江一样奔腾向前,鼎盛和辉煌,永远属于脚下这片欣欣向荣的土地。

在陆城大礼堂,我见到了陆城文化“活词典”——菴湖书院忠实守护者蒋金阶老先生。

蒋老年至八旬,中学退休教师,毕生与书为友,与菴湖为伴,沉醉于菴湖浓浓书香。他出版了散文集《菴湖夜月》、诗词集《菴湖吟草》、文史集《陆城史话》《湖湘传奇》《解读老县城陆城》等书籍,合120多万字。主编或参与编纂史志8种100万字。

蒋老耳聪目明,思维清晰,说话声音洪亮。在大礼堂,他面对数十位慕名而来的作家、文学爱好者、记者滔滔不绝,话题核心

内容,总落在菴湖书院。

蒋金阶是地道地道的“老陆城”,八十年风雨人生路,早把生命和灵肉与清清水融为一体。2017年,他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,创办了陆城文化研究会,会刊《陆城文化》,网罗天下有识之士和域外陆城籍名人,共同研究、挖掘积淀深厚的陆城文化,予以传承。老人对菴湖书院情有独钟,一辈子寸步不移地守着菴湖书院的承继分支——陆城中学。

蒋老目光深邃而炽烈,他告诉我,北宋时期,陆城已经开始建儒学宫,亦称庠序。明万历年间(1573—1619)创办书院,先后办起了文书院、湘渭书院,以及最完备的菴湖书院。

谈到菴湖书院被日寇焚毁,蒋老情绪波动很大。他意味深长地说,“教育兴则国家兴;教育强则国家强”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。中国要永远立于世界民族之林,狠抓教育,不断培育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是关键。他四十多年如一日,坚守教育岗位,春风化雨,润物无声,像精雕细刻一件件艺术品那样尽职尽责,桃李满天下。

蒋老自豪地告诉我,陆城中学作为菴湖书院的文脉延伸,走出了一条自己的办学之路,培养、造就了大批优秀人才。他们在重要岗位发挥作用,业已形成“陆城人才文化现象”。



文化礼堂。

曾维平 摄

三

告别蒋老,来到了陆城中学。

这是一座拥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老学校,这里留存很多石板、雕刻件、碑石。一块光绪元年的告示碑,字迹清晰可见。

陆城有48口古井,城区幸存18口,以陆逊井最著名。此井位于陆城中学院内,为三国名将陆逊所掘,至今仍为陆城中学饮用水源。据说,井水源自菴湖,入口清甜甘爽,冬暖夏凉,取之不尽,用之不竭,默默滋养一代又一代陆城学子。

沿学校后山的湘渭园拾级而上,山顶是三国名将陆逊巨幅雕像,目光如炬,虎视远方。

陆城因陆逊而得名,陆逊一直以来被菴湖书院学子们尊为精神领袖,湘渭园内绿树掩映,风景秀丽,古碑石雕林立。一块“下马石”上书“文武百官至此下马”。可见,古代的陆城人从官到民,对儒家圣贤的敬

重与崇拜。

“菴湖铎声传千古,振翼奋飞正当时”。临湘一中始建于1927年,前身也为菴湖书院。

学校办学历史悠久,文化底蕴深厚。大门联曰:“屹起菴湖荡荡兮一汨清流远,师传正道巍巍乎千春翰墨香”,概括了百年沧桑名校的内在品质和人文精神,仿佛一束明亮的光芒,照耀学子们前方的路。

自古以来,有云溪(陆城)本为一家的说法。这不光是历史沿革所致,也是文脉嫡血相系,同根同宗。2016年,临湘市白云湖公园按晚清菴湖书院图纸一比一复制建成菴湖书院,这足以证明,湖湘文脉一代代血脉相连,生生不息。

菴湖文脉之光拂去纤尘,圣洁而炫目,穿越茫茫时空,永远高光照耀湘北大地。

牛巧慧

再访天符宫时,已是清秋时节。

墨绿的防尘网匍匐在地上盖住瓦块碎石,蜿蜒起伏,离远看倒有几分整洁生气。2018年,这座古庙重又被世人发现,经历了一系列拆迁风波后终于得以喘息。经历了几个月的抢救性修缮后,建筑整体已被天蓝色防护网围了个密不透风,四四方方撑着晴晴的秋的空空。进入建筑内部,一切还是我熟悉的样子,木制雕花栏在灰尘里兀自精致,麻石柱的质感依然粗粝,上面刻着的“麓山云树湘水烟霞”却在描摹着当年天符宫所见证的柔软湘景。这就是天符宫,这就是横亘一个世纪有余依然挺立的天符宫。

天符宫又称“天符庙”,位于长沙市天心区楚湘街以东,取自它供奉的主神“天符大帝”。天符大帝担任的主要职能是收瘟摄毒,帮助人间祛瘟毒,保平安,早先到天符宫烧香问药的人不在少数,香火旺盛,鼎盛时期的热闹程度与火官殿不相上下。

天符宫还设有戏台,新中国成立后,天符宫一度成为湘剧表演的重要场地,不少湘剧演员都曾在此表演并获得名气。据《湘剧志》记载,以蹇子戏著称的湘剧女演员员左剑依,1953年在长沙天符宫演出,从此一炮而响。逢年过节,天符宫还会举办庙会,抬故事的、拉洋片的、唱弹词的让人目不暇接。早年的天符宫可谓是长沙“网红景点”之一,来往游客络绎不绝,上香烧纸,火舌跳动,这座神庙却鲜有火灾的新闻,甚至经历了焚城80%的长沙文夕大火也依旧巍然,其中奥秘,还要从离它十几步的小屋说起。

这座小屋曾是天符宫的消防据点。离开大殿走向小屋是截然不同的感觉,小屋早已成为楚湘幼儿园的一部分,外壁是还没完全剥落的白色瓷砖,与大殿的古典质朴呈现出一种割裂感,残垣断壁在阵阵秋风里倒显得几分萧瑟了。我想起某一次口述史访谈,年逾七十的市民娄俊祥老先生坐在我对面,绘声绘色地向我描述着他和同伴在这座小屋里发生的趣事:几个半大孩童藏在宽大的草帽檐下,兔子一样你追我赶,手拿火钩火叉撞出清脆的响声。远方突然传来车轮滚过的声响,人影交错,一群壮年拉着板车走来,身上水淋淋的蓑衣在阳光下折射出颇为神气的粼粼光芒,于是孩子们知道——天符宫的救火队员回来咯!

他仔细咀嚼着这段鲜活的回忆,脸上现出红晕,神采奕奕。这个秘密基地盛放了太多他童年的欢愉时光,火钩、火叉、草帽、水桶,各种消防器材都是他们探险的道具。只是也许当时的他还没有意识到,这个小小的据点当年在文夕大火中抢救了天符宫的生命,是附近火灾的救星,是一个时代消防精神的缩影,折射出了最早活跃在潇湘大地上的一抹火焰蓝。

“火德资生人,庸可一日无。御之失其道,敲石弥天隙。”旧时长沙人员稠密,房屋简陋,火源分散,火灾频发,官办消防常远水救不了近火,因此出现了“水龙公所”之类的民办消防组织,民办消防事业开始萌芽。据《长沙市志》记载:1903年,长沙沙河街陶公祠设公善堂,天字号救火会等民间救火组织;1913年,楚湘街设天符庙救火会。然而它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,救火队因绅商合办而兴,也因绅商合办而衰。“马日事变”后由于富商大贾流失,救火队发生了经济困难。后来由各公法团体组成“市民救火会”领导各救火队,设“市民救火捐征收处”抽收房租2%以维持救火队的经费开支。这支年轻的队伍就这样在岁月的长河里蹒跚学步着,依靠着百姓的支持撑过一次又一次的惊涛骇浪。

离开了天符宫,我的脚步来到了另一个与火密不可分的水官殿——火官殿。秋阳果果,长风浩荡,殿外遮天蔽日的古树在朱红的墙壁上投出细碎剪影,古色古香的殿宇在一片柔软中岿然不动。1927年12月1日,为统一民间消防组织,长沙成立了“长沙市消防联合会”,会址就设在火官殿观音阁。观音阁位于火神庙左侧,出了观音阁向左走就能看到火官殿的消防复原展,各式各样的消防器材跨越时间,无声地讲述着那段时光。

文夕大火中,消联会会址被烧毁,迫而停止办公,长沙民办救火组织只有天符庙救火会尚存。据当时天符庙的庙祝说:“该庙曾放火三次,终未燃烧,故近日难民群千累万顶礼膜拜者,较平日犹盛百倍,拥挤不堪”。天符宫得以留存,大概是因为天符宫救火队的及时行动。

事后救火不如事前防火。天符宫大殿中曾设有消防设施水龙,救火队员人手一支水枪,每到庙会就进行消防演习。庙会上熙熙攘攘,吆喝声、鞭炮声不绝于耳,唱弹词的、杂耍的也各有千秋,游人更是挤满了各个角落,救火队员就在最热闹的时候登场了。他们身着写有“天符庙”字样的青蓝坎肩,站在大板车拖着的圆筒形大水桶旁,向公众操练如何吸水喷水。人群熙攘,装束整齐,动作利落,水珠晶莹,救火队员们的操练也是天符庙会中一道别致的风景线。

50年代初开始,市各级公安消防部门针对部分群众中存在“上有天老爷,下有火神爷”等迷信思想,用事实宣传“不靠天,不信心,家家防火,户户安全”,开始在百姓头脑中筑起防火意识的高墙。

风流云散,时代变迁。一次机会,我来到了长沙最古老的消防站——麓山门消防站参观。与参观常规消防器械不同的是,消防宣传站里增设了儿童互动型消防游戏,变枯燥知识为游戏体验。

橙红焰蓝,碰撞交织。代表着消防精神的火焰蓝依旧绵延不绝,守卫着这片土地上的万家灯火和市民的记忆。



长沙义勇救火队演习场。(资料图片)

守护天符宫的一抹火焰蓝